

蔡媛

青春情怀系列

爱上未婚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情怀系列

爱上未婚妻

蔡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08 号

青春情怀系列

爱上未婚妻

蔡 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3261—6/1·575

定价:9.80 元

第 一 章

“未婚妻。”

很夸张的，段恕庭由白色的椅子上直直弹跳起来，手上的咖啡一个不稳也洒了满桌，黑色的液体在晨光的映射下发出奇异的晶亮，他抽起桌上的面纸擦拭飞溅在手上的咖啡渍，一面小心翼翼地观察发出惊人之语的他的母亲——段苏翎夫人，香港鼎鼎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段苏翎，仍得天独厚的拥有傲人的身材与绝丽的容貌，追求她的名流仁绅由九龙半岛排列所居住的香港岛来，与她那香港女性票选“十大最有魅力单身贵族”第六名的英俊儿子不遑多让，除了一流的设计，拥有国际知名度及让人惊艳的脸孔外，最重要是她目前单身，她那短命的军人丈夫在儿子十二岁那年便为国捐躯了，让哀叹之余索性将全副身心投注在服装设计及宝贝儿子身上。

但自从英挺俊朗的儿子在二十五岁那一年首次挤进“十大”后，原本安和宁静的生活从此与他们说拜拜，二十四小时电话响个不停，再甚者，干脆明目张胆在段家门前站岗，像在守候偶像明星一样，逮到机会便毫不含蓄地毛遂自荐，愿成为段恕庭众多女友之一，为此，段苏翎头痛不已。

偏偏风流倜傥的段公子还颇乐在其中，一心想超越名次老是排在他前面的死党好友，人称“女性杀手”的欧菲玉公子，因此，段恕庭几乎每天更换约会对象，让围绕在他身边的红粉佳人又爱又恨，这就更令段苏翎感到头痛了。

现在世风日下，男孩子同时拥有数位女伴，相对的女孩子也同时拥有许多男伴，什么“从一而终”，“贞节操守”早就给一只只红橙黄绿的高跟鞋给踩在地下了，“爱滋”当道，让身为母亲的人不得不为自己这位说起来还真有够花心的儿子捏一把汗，段家唯一命脉，可不能断送在她的手上，这千古罪名，她担待不起。

毫无疑问的，她这宝贝儿子的字典里少了“婚姻”这个名词，眼见着自己朱颜逐渐老去，不免也为他的终身大事开始操起心来，而且只要儿子一结婚，那些整天

跟在他屁股后团团转的仰慕者自然敢就会烟消云散，敢不用提心吊胆了。



就在段苏翎为这件事一筹莫展之际，台湾来的一封信，让她心生一计，对了。只有这个女孩制得了她那花心儿子，很早她就看出来了，段恕庭对这女孩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虽然移居香港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但是她可以确定，这个女孩绝对能让段恕庭收心，歪为设计师，除了要有冷静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够大胆，敢创新，这一点她是绝对有的。

于是在看到儿子的夸张表演后，段苏翎仍能气定神闲地继续喝她的咖啡，吃她的早点，不去理会他浓密的眉毛拧成一丝的怪样子。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段恕庭缓缓地重新坐下，家里唯一的菲佣已动作迅速地将桌面清理干净，并将一杯新咖啡递给他。

“妈妈，一大早开这种玩笑会让人胃痛的。”

段恕庭揉揉可怜的胃，这名扬四海的设计师母亲经

常会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话说有次他一脚踏进家门，却看到一张小纸条飘落在地上，捡起一看，原来她只身一人跑到西藏了，说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吓得他公事一丢，赶紧尾随而去。

到了西藏一看，只见他母亲怡然自得地完全融入当地喇嘛的生活中，跟着他们作息参禅，见到他唐突出现，还频频责怪他不该擅自跑来找她，扰乱她的计划，类似这样的事件简直不胜枚举，到最后也就见怪不怪了。所以可想而知，“未婚妻”这个名词敢是从稀奇古怪的头脑里临时蹦出来的。

“谁说我是开玩笑的。”段苏翎慢条斯理地放下杯子，睨了一眼他，“我可是认真的哦。你的有个未婚妻，要不要猜猜是谁啊？很容易的。”她兴致勃勃地邀请儿子加入她最喜欢的猜谜大赛。

“没兴趣。”段恕庭不客气地浇了她一盆冷水，“反正我知道那是你编出来的骗人的，为了让我结婚，你是什么诡计都使得出来的，可不可以拜托你，多花点心思在你自己的设计上，少对我动点脑筋。”

段苏翎闻言，立起身来给他脑袋一记拳头，“少把你母亲说成这样，不猜是吧，好，我就来公布答案，段

恕庭的未婚妻是——慈光村的曲双茜！”然后，她坐下来看着他的表情又开始出现变化。

“曲——双——茜！”段恕庭一字一地念着，“曲双茜？噢？好熟的名字？曲……啊，你该不会是说那个曲双茜吧？你不是说她吧。”他忽然怪叫起来。

“还有哪个啊？就是讲话老是像雷公吼的那个曲伯伯的女儿嘛！你不会忘了吧？我们跟他们邻居八载，当年搬走的时候，双茜哭红了一双眼，最后还故意躲起来，不愿跟你说再见哪。”

段恕庭神情骇然，“她，那个有着五个大胖哥哥，留一头超级短发，老是跟在我后面跑的小女孩，曲双茜。”

“是啊，是啊，就是她嘛！真难得你还记得她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一定忘不了她。”办翎一脸兴奋。

怎么可能忘得了？那丫头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

慈光村，台湾台南市的慈光村，国民政府建设的眷村，在军人父亲过世的那年，他们分配到慈光村的一层公寓，对面住的便是曲双茜一家人，犹记得初见面时，他误以为她是个小男生，曲双茜为此跟他打了一架，说起来，那丫头真爱跟人打架，只要不小心岔眼错认为她

是男生的，全都逃不了拳头伺候，偏偏她是从不穿裙子，又理小平头的怪女生，要真勉强说她像女生的地方，大概只有笑来时漾在嘴角的小梨涡吧。



那是个被宠上九重天，无法无天的女孩，据说她是曲家烧香拜佛求来的心肝宝贝，跟她五个哥哥年龄关工了一大截，她老爸“雷公曲”疼得不得了，她在家里作威作福，哥哥们全奈保不了她，记忆中，她总是爱跟在自己背后，甩也甩不掉，一旦有机会甩掉她，铁定跟母亲告状说自己欺负她，那个相屋就令人头痛的女孩，那个女孩——未婚妻，他冒冷汗了。

“开什么玩笑！”段恕庭拍案立起，“那个小女孩会是我的未婚妻，你别乱做主张了，想害死我不成。”他剑眉倒竖怒视着他母亲。

段苏翎早料到未婚妻一事会令他怒不发冲冠，为使他信服，底稿已预先拟好，她先干笑两声，跟着软言慰语道：“是真的嘛，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因为那是我跟她母亲私下的约定的，你长大了要娶双茜为妻，‘雷

公曲’也很赞成呀，所以我才会先氩双茜认养起来当干女儿，等以后你们结了婚，那就是亲上加亲了。”她双手托颊迳自陶醉着，脑海中勾苗出一幅美好的远景。

段恕庭闻言脸色大变，娶她为妻，那比核子爆炸还可怕，他气急败坏地指着她母亲，“你怎么可以擅自作决定呢？那个曲双茜一点也不像女孩子。”想起她的长相就一肚子气馁，更别提她拗得可以的脾气了。

段苏翎不慌不忙地用两指夹开他，“说起这点，你就佩服我这个设计师专来又独到的眼光了，别看她小时个这样，女大十八变，双茜就绝对是个美人胚子。我老早就看出来了，所以才会把她认作干女儿，肥水不落外人田嘛。说起来，我还真的是有远见。”她对自己具有前瞻性的审美眼光一向深具信心。

“住口，住口，我不可以会爱上那种女孩的，立刻打电话去取消这椿无聊的约定。”段恕庭几乎要咆哮了。

“很抱歉，来不及了。”段苏翎从容地拿起咖啡，给了他一个可惜的眼神，“上个月‘雷公曲’写信来认亲了，双茜今年大学毕业就要先来我们家适应环境了。”

“你答应他了？”

段苏翎点点头，“是啊，总不能让他以为咱们飞黄

腾达就翻脸不认这门亲事了吧，我可不是那种势利眼的人，当年你父亲死后，要不是曲家帮忙，我真没把握将你带大呢。”这倒是实情，曲家算起来是有恩于他们。

“可是那也不能以婚姻来报答他们呀，我不管，你立刻打电话取消。”

“你去啊。”她鼓励他，“你又不是不知道‘雷公曲’的为人，说话声音就足以劈死人了。”她做一个雷劈的动作。

啊！这又是另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个声如洪钟，暴躁又易怒的“雷公曲”现在想起来还会冷汗直流！

“双茜呢？她一定不会答应这种口头婚姻的。”

“错，她乐意得很，她说她很愿意嫁给你，你看不出来吗？她小时候就很喜欢你，总是对你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的确的很特别，他又冒冷汗了。

“妈妈……”硬的不行，换软的上，换一种姿态，段恕庭改以哀求的口吻道：“想办法取消它吧，我是不可能家上曲双茜的。”最好一句主刑斩钉截铁。

“是吗？”段苏翎倒不这么认为，“有没有兴趣打个赌啊！一个月，如果双茜住进我们家的一个月之后，你还是说同样的话，我就跟‘雷公曲’要求取消婚约，但

如果你爱上她了呢？”

她挑战性地看着儿子。

“我不可能爱上她的！如果爱上她跟她结婚，喜贴上我段恕庭三个字倒过来写。”他不甘示弱地迎向母亲的目光。

“很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段苏翎满意地将咖啡一饮而尽，露出一朵诡异的笑容。

看着他母亲的笑容，段恕庭有种落入圈套的感觉，话会不会说得太满了？不过，回头一想，他是怎么也不可能爱上那个男孩惟的双茜，他身边多的是长腿，柳腰，美臀，丰胸的俏女郎，虽说女大十八变，但那丫头怎么变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放心地拿起咖啡，继续吃他的早餐。

“对了，下午两点，准备去接双茜吧。”段苏翎又溜出一句。

一口咖啡毫不留情地呛上他的鼻梁，忍住满腔的不适，段恕庭大叫着：“你说什么？下午两点？今天？”

“是啊，我没告诉过你呈？”段苏翎若有所思，“最近真是太忙了……”抬眼望见儿子七窍生烟的脸孔，她赶紧装疯买傻赔罪，“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告诉你

双茜她这个月毕业，要到我们家来了，哈哈……日子过得真快不是吗？转眼间她也已经二十二岁了，想起来……”

“妈妈……”段恕庭咬牙切齿地打断她的连串废话，目露凶光。

段苏翎见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临走前丢下一句千方百计给他，“乖儿子，一点来店里接我……”

段恕庭正想破口大骂，一抬眼早已不见母亲的踪影了，只能无奈地板着一张铁青的脸生着闷气。



飞机逐渐接近香港，由窗口往下望去，可以看见散布在海面上的红褐色小岛，楼场的跑道直延伸入九龙湾中，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飞机终于降落。

干妈说要来接她的，在哪儿呢？她的目光在人群人搜寻。

“喂，我说你能不能将脸部线条缓一缓呢？崩着一张怪脸怪难看的，我们是来接人，不是来捉逃犯的……”段苏翎用手顶了顶全身僵硬直挺似雕像般的段恕

庭。

只见他疲惫索然地回道：“你来教教我怎么缓一缓吧，会议室里几十名干部等我开会，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待批，还有……”

眼看着他要将一古脑儿的怨气全往她身上倒，段苏翎赶紧见风转舵，“啊，算了算了……我们来猜猜走出来的那一堆人里哪一个是双茜？”她引头观望，“她一定长成一个不得了的大美人了，从她这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了……”她边说边用手比着。

唉，段恕庭双手撑着额头，在心里不断的叹息。

“一定是那个！噢——不是……那一定是这个！也不是……这个……那个……”

段苏翎的头忽而东忽而向西，引得段恕庭随着她高低起伏的音调而益显烦躁起来。

“奇怪了，真是奇怪，人都快走光了，怎么还没见到双茜呢？会不会我记错时间了，不可能啊，我的记性一向这么好……还是她根本没上飞机？又或者——”

“妈——拜托你甭再瞎猜了……”段恕庭不耐地打断她，真是受不了，人还没完全走光了，她开始逞自胡乱猜起来了。

回头想想，这二十几年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他母亲的脑袋无时无刻地不在转着一些惊世骇俗的念头，一旦有了想法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立即付诸行动，跑到西藏事小，跑到炮弹满天乱飞的中东才真蛤充人大喊吃不消，换成别人恐怕早已精神错乱了，亏得他现在还能一本正经地站在她身边。

眼见着下机的人，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孩踩着急促的脚步逐渐向她接近。

不会吧，段苏翎瞪大一双杏眼目的地那个女孩扬起手臂，随着一声清亮的“干妈段苏翎的心直跌到谷底。

“干妈，我好想你喔……”曲双茜紧紧搂住段苏翎的脖子，忍不住满腔兴奋地又叫又跳。

“等等……”段苏翎扳开她的双手，将她隔开半步距离，然后彻头彻尾地打量她。

一头长发扎在后脑，不听话的发丝却零乱地飘在前头遮了一部分面容，厚生蝗黑框眼镜太在还算挺俏的鼻梁上，又遮去了一部分面容，宽松的T恤，稍嫌破旧的牛仔裤，怎么看怎么的平凡不起眼，跟她想象中的美女岂止十万八千里。

段苏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你……是曲双茜？”

眼角瞥向她儿只见他脸上写满了“我就知道会这样。”的文字。

“是啊。”双茜答得倒是干脆，“我长大了，你不认得了，可是却一眼就认出你的，你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高雅迷人……”

噢，段苏翎心下一声惨叫，无限懊恼地垂下头，她万万也没有想到双茜长成这副德行，看来这计划是泡汤了……等等，她脑中忽然一亮，什么叫设计师？设计师就是能化腐朽为神奇，把一块毫不出色的布料经巧手一变而成亮丽缤纷的彩衣，俗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三分人七分装”这装指的就是装扮，美女都需要华服烘托才会出色，更何况相貌平庸之人呢？

再仔细地瞧双茜一瞧，健康的肤色，端正的五官，高度又够，除去遮在她脸上的两大障碍物，再加上段苏翎亲手设计的服装，就算丑小鸭也会变成天鹅的。一旦为成天鹅，就证明无论在识人或设计的功力上都高人一筹，这么一想，更激起段苏翎高度的自我挑战心理，于是她立即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开始兴致勃勃就地设计起曲双茜来。

“双茜来，拿下你的眼镜，”段苏翎左右审视，“嗯，

果然好看许多……再氢头发放下来剪成这种形状……身材方面，哇，比例不错，衣服呢就穿这种样式，……还有……”

她专心一意曲双茜身上喃喃自语地比划着，完全无视于他人的存在，当然包括站在她身旁的宝贝儿子，直到他低沉又盈满不耐的声音响起。

“妈妈，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段恕庭不悦地说。

段苏翎闻声忽然停止所有动作，望着一脸疑惑的双茜，她猛地大喊一声，“对了，我都忘了还有他，”她把将段恕庭推到曲双茜面前，兴奋地说道：“双茜，你猜猜他是谁？很容易猜的，猜猜看。”

段恕庭真是光火了，这个一天到晚爱玩猜谜游戏的人，这会却反呛当谜底要别人来猜，要不是碍着母亲与儿子这层血缘关系，他真想把她当下撕成八段，嗯，那种撕裂的声音一定秀好听。

曲双茜真的凑到段恕庭面前将他看个仔细，就见她一下推推眼镜，一下子低头思忖，躲在镜片后的双眉微蹙，很认真地在想着，此举让段恕庭觉得自己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未知名的动物般，正等着游客命名……